



再添新证——杜甫有后于江津

□张廷良

江津往事 寻踪

主办单位：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市江津区作协

江津区李市镇黄桷村四社的圣灯寺，有一块天然的砂岩巨石，上边雕刻有几尊佛像和许多题刻题记，许多年前当地村民集资，在巨石上加盖了一幢房屋遮盖保护起来，并有专人看管。2020年底，江津区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启动，我负责田野调查、资料采集、报告编撰等工作，来到圣灯寺进行调查。

按工作要求，我需要详细描述并记录每一尊造像的形象特征，记录每一处题刻题记的主要内容。因为早年被破坏，圣灯寺的许多摩崖造像，都不能辨识它们原有的造型形象和题材内容，也就不能确定它们的年代。惋惜之余，我开始对巨石上的题刻题记，逐一辨识和记录。

忽然眼前一亮，我发现有一处题记，落款是南宋时期的“庆元丙辰”年，是所有题记中年代最早的！根据这则题记，就能确定圣灯寺最迟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存在了。所以这则题记比较重要，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，便将它拓印下来，将文字一一抄录，打算进行深入研究。

这是一则宋宁宗庆元二年（1196年）的题记，距离地面1.46米，宽0.75米、高0.64米，阴刻，左起竖排，存80个字，录文标点为：“……州府射洪县主管劝农公……自先父承务郎杜崑老，于……备钱收买地基、年纳税赋……建此堂，垂三十年，渐致损……发心，遣次男儀仲，归乡再……前后两廊，添修左右罗汉……葺层楼，以祈子孙寿禄增……息繁衍。庆元丙辰重阳记。”

首先，里边有两个时间点，一是落款“庆元丙辰”，也就是公元1196年的重阳节这天刊刻了这些文字。另一个“垂三十年”是已经过了30年之意，即是1196年的30多年前，大约1166年以前，“杜崑老”收买地基、缴纳赋税、修建此堂。其次，里边出现了两个人物名字，一是“先父承务郎杜崑老”，另一个是“次男儀仲”，也就是说写作这段文字的是“杜崑老”之子、“杜儀仲”之父，涉及了三代人。

按照宋代的“避讳”书写规则，子孙在书写自己先祖的名字时，都要用省略或者更改先祖名字中的一个字，用这种方式来避讳。所以可以肯定，“杜崑老”不是真实的名字，“崑老”二字里边肯定有一个字是不真实的。那么，“杜崑老”的真实名字应该是什么呢？我唯一能联想到的，就是南宋时期迁居到江津的“刚直御史”杜莘老。

杜莘老（1107—1164年），是唐代著名大诗人杜甫的十三世孙，字起莘，四川眉州青神人。绍兴十年（1140年）考中了进士，先后当过秘书丞、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等官职。因为在御史任期内，杜莘老忠直敢谏、疾恶如仇、大公无私，声震一时，被朝野誉为“骨鯁敢言者”。后来因为被奸臣谗害，杜莘老便出任外职，在四川遂宁府做官。晚年迁居到了江津，于1164年6月病逝，安葬在今江津区西湖镇的青泊场境内。当时的丞相虞允文题“刚直御史”刻于墓碑之上。《宋史》中专门有《杜莘老传》。

关于杜莘老迁居江津的史实，著名历史学家王利器曾作有《记杜甫有后于江津》一文，详细考证过杜莘老晚年迁居江津的历史，证实杜莘老晚年确实定居江津，并安葬在江津青泊场附近。而20世纪末，江津县志编辑委员会从民间搜寻到杜氏家谱两种：一是《杜氏宗乘》，二是《杜氏家谱》。两种家谱证明，杜甫有不少后代在江津，主要分布在江津永兴、石门、贾嗣等镇街。清光绪年间，为祭祀杜莘老，特地在西湖镇青泊村修建了杜氏祠堂。

圣灯寺的这则题记中，有多个信息点与杜莘老的经历完全契合。

一是职务信息，“杜崑老”在射洪县任职，并且主管的是农业工作。这与史籍中关于杜莘老的记载完全一致，《蜀中名胜记》记载说“绍兴乙亥（1155年）右朝奉郎守司农少卿杜莘老”，“司农少卿”就是指掌管供耕田、粮食积储等农业官员，而射洪县就隶属遂宁。

二是时间信息，“杜崑老”在江津圣灯寺买地建堂的时间，是公元1166年以前。这与杜莘老晚年迁居江津的时间一致，杜莘老病逝于南宋隆兴二年，即公元1164年，时间点完全吻合。

三是地点信息，“杜崑老”买地建堂的圣灯寺，在李市镇黄桷村，与杜莘老在江津定居、安葬的杜市镇青泊场，直线距离仅有15公里。

由此推断，圣灯寺的这则题记中所说的“杜崑老”，有可能就是“刚直御史”杜莘老。如此一来，圣灯寺的这则题记，不仅为宋代“刚直御史”杜莘老迁居江津的史实，再添新的证明，更进一步证实了杜甫的后世子孙中，有一支在江津居住生活的说法。而且，这则题记提到的杜莘老和他子孙，在圣灯寺修建屋舍、雕凿罗汉像的宗教信仰活动，更丰富了我们对杜莘老晚年精神思想的认识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江津区文物管理所）



杜氏后裔为祭祀杜莘老，在西湖镇青泊村修建了杜氏祠堂

圣灯寺宋代题记的拓片

《江津往事·寻踪》 征文启事

江津历史悠久，人文厚重，有着1800多年的建制史。江津是中国长寿之乡，重庆市第一个历史文化名城，是中华诗词城市和中国楹联文化城市。聂荣臻元帅生于此，陈独秀先生逝于此。为挖掘江津历史人文，《重庆晨报》副刊部与江津区作家协会联合举办“江津往事·寻踪”征文活动。征文如下：

- 一、作者：作者不限，江津区内外作者均可投稿；
- 二、内容：主要反映江津的前尘往事。文史、党史、正史、津城秘史；奇事、趣事、怪事、佚事、鼎山故事，包括地名来历、历史轶事、人物奇闻、人文景观、民间趣事、山珍美味等；
- 三、主题：必须正能量，向上、向善、向好、向美；
- 四、内容：有据有因，拒绝胡编乱造。凡江津百姓耳熟能详之旧事如“莲花石爱情”爱情故事等，要写即要有新内容、新发现。老故事新角度、新写法，不得抄袭，不得侵犯他人权利；
- 五、写法：写法上注重“寻访”，要有现场感；
- 六、字数：每篇1200~4000字，若有珍贵照片可以配图；
- 七、在《重庆晨报》副刊和其他报刊择优发表，刊发稿件均配活动专用题花。征文结束后集辑出版，均给薄酬；
- 八、时间：即日起至2024年4月30日止。
- 九、投稿邮箱：
912529179@qq.com 17708332565@163.com
欢迎来稿，欢迎参与！

《重庆晨报》副刊部 重庆江津区作家协会

城里的渡船

□刘泽安

我所居住的城市，河流没有名气，算是长江的一级支流，穿城而过的河上也建了几座桥梁，几乎覆盖了整个城市，就是这样密集的桥梁也难以连接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，渡河船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稀罕物，成了弥补城市的交通老物件。

这只渡河船处于两座桥梁、旧城和新区的中间和连接带，铁皮壳夹带着木板铸成的一只小船，船篷再普通不过，确实有些小，准载也不得超过十五个人，过往的行人太少，船的码头都不规整，几块石头垒上的供行人等待，从河东等待去河西，那不是焦急的等，那是一种悠闲的等。

船老板是一个年近六十岁的男人，我登上渡船的一瞬间，对这个摆渡人有一种久违的熟悉感，全然没有一点陌生感。

舵爷，贵姓。我老家的人都这么称摆渡的人。

他愣了一阵子，看了我几眼，没有回答我的话。

这时候我才醒悟，他可能根本没有听懂我的问话，虽然我说的是标准的地方方言，舵爷也许没问题，出问题是文绉绉的“贵姓”两个字。

老爷子，你姓什么？怎么称呼？

这次他是听懂了，眼里似乎闪了光：我姓陈。

住在船上吗？我第一次登上城里的渡船，新鲜感油然而生，总有很多问题想问他，想了解他的生活以及其他。

白天都在船上，晚上回家。

吃饭是家里人送吗？

不需要，我船上都有做饭的家伙什。

晚上没有人过吗？

白天的人都已经不多了，前后几百米都有桥，一般在晚上七点前拴船回家，有急事的人绕道过桥坐车也很方

便，不会耽误事的。

一个月挣得了多少钱？

讲钱的话，真的还没多少意思。以前还有固定补助，现在是一个人一次一块钱，过年时增加到二块，人又不多。一个月也就够我一个人的生活费。

我不喜欢坐在船舱里，那儿没有天空，看不见天空，走出来站在船头，河流上的天空好宽广和深邃，城市的喧嚣和繁杂一下子被脚下的流水冲走，冲得远远的。

一晃眼间，百米长的河东岸靠在前，我递上两块钱。想不到的是舵爷看都没看，还给我一块钱：现在不是过年，只收一块钱。

你就当成春节，不就行了吗？

如果纯粹是为了钱，我还真的不推船了。

船到了岸，我心中的疑问还不少，又不好再过多的打扰他，一脚踏下船头，船在河流上晃荡了一阵，我也稳稳当当地站在了河岸。

本来想挥一挥手，却没有抬起手来，那是一个多余的动作，舵爷不会买账的。

走出船舱，天空更是深厚，可我的心却是悬吊吊的，仿佛踏在河岸的土地还没有那水上的船舷踏实，离开了水，离开了水上的船，我的城市缺少了水之波浪的韵味。回过头来，老陈的船又掉过头去，逐渐远离我的视线。

一条城市里的船，带给我无尽的遐想。

隔了几天，我又坐上老陈的船，关于工钱的争论还没有结束，那是我比较关

心的事。不纯粹是为了几个工钱，他又更关心什么呢？

老陈，你在船上干了多少年？我又提起别的话题。

我是跟水打了一辈子的人，船成了我命中的一部分，几天不摸桅扁就手痒痒，所以渡口不再关工资以后，我还就靠着这过船的人掏的一块钱，那也是我的劳动带来的微薄收入，推着推着还有种幸福感，城市里不方便的人，在这儿也方便了。

哦，在城市里坐过河船，我都有一种幸福感。真的，车子坐惯了，偶尔到这个不显眼的地方坐船，真的是一种飘飘然的享受。

对头，来过河船的人，也不全都是为了节省更多的时间。就是来坐坐。

对于城市里的过河船，那不是天然的阻隔带来的，那就是一种向往，对于城市新生活的向往。

我的城市是幸运的，偌大的一条河流，桥多人多，居然还剩下这一只小小的过河船，供行人方便，另外的一叶叶扁舟只是城市的点缀，当不得要塞。

城市里的过河船，结识你，是我的幸运，更是这座城市所有人的幸运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綦江区沙溪路区文联）

